



金史卷八十三

南刺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一

張通古

自壁張汝霖首曰冬士咨張玄素河心圖宋用黃宗簿

古衣張汝弼王宗等素映耶律安禮其下數人備之

宿君納合椿年帝專高興裔祁稟宰出古官各受專官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

善屬文遼天慶五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

復懇辭不獲因遜去屏居與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

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宗望復燕京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爲樞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尙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遼王宗幹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諭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已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爲論理之除中京副留守爲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何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

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起皆如儀使還聞宋已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興師問罪將何以爲辭江左且不可保况齊乎肖胄惶恐曰敬聞命矣卽馳白宋主宋主遽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卽除參知行臺尙書省事未幾詔宗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迺使人覘之宋人果潰去宗弼

撫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河南卒孫進詐稱
皇弟按察大王謀作亂是時海陵爲相內懷覬覦欲先
除熙宗弟胙王常勝因孫進稱皇弟大王遂指名爲胙
王以誣構之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後繼嗣未定深以爲
念裴滿后多專制不得肆意後宮頗鬱鬱因縱酒往往
迷惑妄怒手刃殺人及海陵中傷胙王熙宗以爲信然
不疑遣護衛特思就汴京鞠治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
導引孫進連屬之通古執其咎極力辯止及孫進引服
蓋假託名稱將以惑衆規取財物耳實無其人也特思
奏狀海陵譖之曰特思且將徼福於胙王熙宗益以海

陵爲信遂殺胙王并特思殺之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
爲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罪死賢於生海陵
旣殺胙王不復緣害他人由是坐止特思行臺不坐天
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
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瀋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
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
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
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
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
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

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之曰汝旣爲僧去住在已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正隆元年以司徒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通古天資樂易不爲表襮雖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沉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曾祖霸仕遼而爲張氏天輔中遼東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爲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秘書郎太宗將幸東京浩提點繕修大內超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爲趙州刺史官制行以中大夫爲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戶工禮三部侍郎遷禮部尙書田穀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六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補除彰德軍節度使遷燕京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平陽多盜臨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

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海陵召爲戶部尙書拜參知政事天德二年丁母憂起復參知政事進拜尙書右丞天德三年廣燕京城營建宮室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盧彥倫監護工作命浩就擬差除旣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爲中都改析津府爲大興府浩進拜平章政事賜

金帶玉帶各一賜宴于魚藻池浩請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尙書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未幾改封蜀王進拜左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養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而汴京大內失火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

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諫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能從也浩至汴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琬來視工役凡一殿之成費累鉅萬琬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抗而與之均禮汴宮成海陵自燕來遷居之浩拜太傅尙書令進封秦國公海陵至汴累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者以爲干戶謀克

而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尙書省事世宗卽位于遼陽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謀衍上賀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師入見世宗謂曰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卿國之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令後世稱揚德政母失委任之意也俄拜太師尙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爲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汝亦嘗諫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餘年練達政務故復用卿爲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

謝居數日世宗謂浩曰卿爲尙書令凡人材有可用者當舉用之浩舉紇石烈志寧等其後皆爲名臣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衍及浩姪汝弼宣諭浩力疾入對卽詔入朝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然每以退爲請三年夏復申前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請致仕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是歲薨上輟朝一日詔左宣

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諡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子汝爲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元二年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擢大興縣令再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見於香閣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爲降朕以刑部闕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試其能耳如職事修舉當有陞擢爾父太師以戶部尙書升諸相位由崇德大夫躡遷金紫卿所目見也當旣厥心無忝

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先是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世宗諭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別職擢刑部侍郎以憂解起復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譽良吏奉法不爲表襮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爲臺官可革其弊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尙書俄轉吏部爲御史大夫時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溫

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幾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復爲太子少師兼禮部尙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故是日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尙書左丞時人榮之後因朝奏日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

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
然常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
對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爲然二十
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興府事上命汝霖但涓視事日
且加輔導尋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料奪官一階久之
遷尙書右丞是時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
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薦達一日世宗召
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
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

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因顧
汝霖曰若治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
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
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
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
霖等皆有慙色二十八年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封
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
命章宗卽位加銀青榮祿大夫進封莘先是右丞相襄
言熙宗聖節蓋七月七日爲係景祖忌辰更用五月受
外國賀今天壽節在七月雨水滂暴外方人使赴闕有

礙行李乞移他月爲便汝霖言帝王之道當示信於天下昔宋主構生日亦係五月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禮不聞有霖潦礙阻之說今與宋構好日久遽以暑雨爲辭示以不實萬一雨水踰常愆期到闕猶愈更用別日參知政事劉瑋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晏刑部尙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道修起居注完顏烏者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亦皆言其不可帝初從之旣而竟用襄議時帝在諒陰初出獵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其後冬獵汝霖諫之詔荅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爲當矣一日

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時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汝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爲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爲便詔從之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饒陽訃聞勅百官送葬賻禮加厚諡曰文襄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

真習四平妹氏 金史卷八十三 死傳 十一
宗新卽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
三百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
用未爲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
奢用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張玄素字子貞與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
玄素初以廕得官高永昌據遼陽玄素在其中幹魯軍
至乃開門出降特授世襲銅州猛安天會間歷西上閣
門使客省使東宮計司天眷元年以靜江軍節度使知
涿州察廉最進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遙領中京以玄
素爲魏王府同提點尋改鎮西軍節度使遷東京路都

轉運使改興平軍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盜起玄素發
民夫增築城郭同僚諫止之不聽未幾寇掠鄰郡皆無
備而興平獨安世宗卽位玄素來見于東京玄素在東
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嘗取在官黃糧及撫其數事至是
來見世宗一切不問玄素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
深然之遷戶部尙書出鎮定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玄
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片紙署字其上治瘡疾
輒愈人皆異之素少封諡之辭懇奉翰林文字世宗嘗
汝弼字仲佐父玄微彰信軍節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
初以父蔭補軍正隆二年中進士第調瀋州樂郊縣主

簿立徵妻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世宗納立徵女爲次室是爲元妃張氏生趙王允中世宗卽位于遼陽汝弼與叔立素俱往歸之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御翠巒閣召左司郎中高衍及汝弼問曰近日除授外議何如宜以實奏毋少隱也有不可用者當改之衍汝弼皆無以對自皇統以來內藏諸物費用無度吏貪緣爲姦多亡失汝弼與宮籍直長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閱實之以類爲籍作四庫以貯之於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進階頃之兼修起居注轉右司員外郎母憂去官起復吏部郎中累遷吏部尙書拜

參知政事詔徙女直猛安謀克于中都給以近郊官地皆瘠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專爲已有上出獵猛安謀克人前訴所給地不可種執詔拘官田在民久佃者與之因命汝弼議其事請條約立限令百姓自陳過限許人首告實者與賞上可其奏仍遣同知中都轉運使張九思拘籍之上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對曰故遼與夏爲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用遼故禮所以然耳汝弼曰誓書稱一遵遼國舊儀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聞尙書省除授

薄劉四平林氏 金史卷八十三 及傳 十三
小官多不稱職召汝弼至香閣謂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宜盡心汝弼對曰材薄不足以副聖意耳進拜尙書右丞於是戶部糴官倉粟汝弼請使暖湯院得糴之上讓曰汝欲積陰德邪何區區如此左丞相徒單克寧得解政務爲樞密使是日汝弼亦懷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老未可退也進左丞與族弟參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以爲榮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許汝弼曰聖旨嘗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嘗許至六十者致仕不許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不言皆此類也久之坐擅增諸皇孫食

料與丞相守道右丞粘割幹特刺參政張汝霖各削官一階上曰准法當解職但示薄責耳汝弼在病告上謂宰相曰汝弼久居執政練習制度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爲廣寧尹賜通犀帶汝弼爲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爲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爲則微言以觀其意上責之則婉辭以引過終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黷貨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奇好士論薄之二十七年薨汝弼旣與永中甥舅陰相爲黨章宗卽位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畫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術者推算永中有司鞠治高氏伏誅事連汝弼上以事

覺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高天大將軍事汝弼士以事
耶律安禮本名納合系出遙輦氏幼孤事母以孝聞遼
季間關避難未嘗一日怠溫清入朝當路者重其行義
使主帥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從元帥於山西母
喪不克歸葬主帥憐之賻禮甚厚安禮冒大暑挽柩行
千餘里哀毀骨立行路嗟歎服除由行臺吏禮部主事
累遷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天德間罷行臺尙書省入
爲工部侍郎累遷本部尙書明年冬爲宋國歲元使被
詔治鞠韓王亨獄于廣寧亨無反狀安禮還奏海陵怒
疑安禮梁王宗弼故吏乃責安禮曰亨迭有三罪其論

阿里出虎有誓券不當死旣引伏其謂不足進馬及密
遣刺客二者安得無之汝等來奏欲測我喜怒以爲輕
重耳乃遣安禮再往與李老僧同鞠之老僧由是殺亨
于獄海陵猶謂安禮輒殺亨以絕滅事迹親戚得以不
坐安禮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改吏部尙書護大房山
諸陵工作拜樞密副使封譚國公遷尙書右丞進封郟
國公轉左丞議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諫伐江南忤海陵
意罷爲南京留守封溫國公安禮長於吏事廉謹自將
從帥府再伐宋寶貨人口皆無所取貴爲執政奴婢止
數人皆有契券時議賢之薨年五十六官於西京辭卒

納合椿年本名烏野初置女直字立學官於西京椿年
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
俾上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在選中補尙書省令史累
官殿中侍御史改監察御史海陵爲相薦爲右司員外
郎編定新制海陵篡立以爲諫議大夫椿年有酒失海
陵使之戒酒遂終身不復飲改秘書監修起居注授世
襲猛安爲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正隆初起上京諸猛
安於中都山東等路安置以勞賜玉帶閑廐馬奉遷山
陵還爲都點檢賜今名拜參知政事海陵謂椿年曰如
卿吏材甚難得復有如卿者乎椿年薦大理丞紇石烈

婁室海陵以婁室爲右司員外郎未旬日海陵謂椿年
曰吾試用婁室果如卿言惟賢知賢信矣婁室後賜名
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時至左丞相號賢相焉正隆二年
椿年薨海陵親臨哭之追封特進譚國公諡忠辯賻銀
二千兩綵百端絹千匹錢千萬以長子參謀合爲定遠
大將軍襲猛安次子合荅爲忠武校尉及歸葬再賜錢
百萬仍給道路費椿年有宰相才好推輓士類然頗營
產業爲子孫慮冑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
檢田士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種溫都
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冑占

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賦貧民種佃世頗以此譏椿年云此貧民不耕耕賦豈椿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
後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
自效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
視既入見卽上疏諫其畧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
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
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區宇
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况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
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

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
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
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
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
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天
下哀之綦戢宰壻也海陵疑奏疏戢爲之辭曰實不知
也海陵猶杖戢召禁中諸司局官至咸德門諭以殺宰
事明年世宗卽位於遼東四年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田
宅章宗卽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擢
尙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諡尙書省掾李秉鈞上

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卽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諡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諡當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洪忍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諡曰忠毅

贊曰異哉海陵之爲君也舞智御下而不卹焉君子仕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恥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爲無役不從爲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殉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出師率卓平不河又也夫

其未舉之前然曠其被營重祿亦未必忘良師國之士
世之各耳際合辦平對良善賤亦甚于風其汲飲亦宋
醫流蹤跡跡其為皆言說則之足以知其百
出者大出以誠稱一以密藉贊亦不藉而口師率一
是八用之引致之論道亦自知之深誠則對宋者安甄
張者其也故齊以資其守以際其不為無受不致為味
然博博必以斷然為以誠則亦誠則亦誠則亦誠則亦
金史卷八十三

金史卷八十四

蕭官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二

撒魯 本名撒魯喝

壽盪溫敦思忠 子乙迭

奔 睹

白彥敬

張景仁

果本名撒魯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
山之子雄偉有才畧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婆盧火為
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魯喝嘗為世祖養子獨

得不得遷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凡再克汴執宋二主
北還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闞母攻下河間雄
州李成棄城走撒離喝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
畧山東留撒離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
帥秦王撒離喝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離喝
狗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
河降甘泉等二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覲討平河外
隆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
護官屬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
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

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離喝而戒勵宗弼睿宗
已定陝西留兵屯衝要使撒離喝總之居無何請收劍
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灤敗之遂
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于饒風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
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撒葛祝等破宋
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監軍天
眷二年宗弼復取河南撒離喝自河中出陝西旣至鳳
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
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
來會軍撒離喝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

敗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拔离速追擊大敗之未幾
爲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賜賚甚厚熙宗出獵
賜具裝馬二命射于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
宰臣餞之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撒离喝爲河中尹左
副元帥如故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
宗以義除之卽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
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
言色變撒离喝亦悔其言旣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
官賞之海陵念撒离喝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
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

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撒离喝至汴詔諭行臺右
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离喝預軍事撒离喝不
知每事輒爭之撻不野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
以河南事屬撻不野今未嘗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
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撒离
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
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撻不野使還撻不野獨有附
奏撒离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會
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帥府
令史遙設希海陵旨誣撒离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

尚書謀里野等遙設學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覩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者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畧曰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渾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却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

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寃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廝魯渾殺撒离喝于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撒离喝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潞王幹者孫耶魯侯坐雖死不恨廝魯渾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奔覩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遙

設爲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
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离喝黨人在其間敗
吾事矣老人指蕭玉也蕭玉名老人故云然遙設在博
州數歲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离喝官爵
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諡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爲營葬十
七年配享太宗廟庭樊氏小字書嘗爲國書末者
壽盃溫敦思忠本名乙刺補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是
時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
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
誤及遼人議和思忠與烏林答贊謀往來專對其間號

聞刺聞刺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
僧家奴來使者三往反議不決使者賽刺至遼遼人殺
之遼主自將至駝門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胡突
袞往書曰若不從此胡突袞但使人送至界上或如賽
刺殺之惟所欲者天輔三年六月遼大冊使太傅習泥
烈以冊璽至上京一舍先取冊文副錄閱視文不稱兄
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
商定冊文義指楊抄潤色胡十答阿撒高慶裔譯契丹
字使贊謀與習泥烈偕行贊謀至遼見遼人再撰冊文
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遼王自陳闡者止之贊謀不

顧直入闔者相與搏搯折其信牌遼人懼遽遣贊謀歸太祖再遣贊謀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使和議終不可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其後伐宋思忠從宗翰軍封劉豫爲齊帝思忠爲傳宣使俄授謀克從宗弼克和尚原還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禦使元帥府在陝西有其官屬往往豪壓貧民爲奴起遣工匠千人東來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還之爲行臺尙書左丞是時贊謨爲行臺參知政事思忠黷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謨殺之是歲思忠入爲尙

書右丞俄進平章政事封郜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公大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實習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爲朕起共治國政對曰君之命臣敢不敬從但恨老病疎謬無以塞責耳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拜太傅領三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師兼勸農使已而罷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置尙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爲尙書令特置散從八人聽隨至宮省奏賜坐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階惟封思忠廣平

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百官不當封妻海陵從之惟封思忠次室爲郡夫人而思忠亦自謂太祖舊臣頗自任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避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悅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爲期海陵曰何久也暮月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湫濕不堪久居未能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爲正統爾

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識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旣不用思忠言運四方甲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壯爲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盜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斡窩果反期年乃克之當是時海陵伐宋郝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疎孔彥舟畫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螭頭車使者監護給道路費大定十二年詔復烏林答

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臣曰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謨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家財產章宗卽位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詔賜葬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八節宮米又賦詩八謙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有以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敝如此其糾正之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

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宮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爲之稱心等伏誅賞賜袁六娘六人放出宮爲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修建上使張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久之襲父思忠濟州猛安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答鈔兀追捕逃軍至猛安中謙畏其擾乃釀民財買銀賂鈔兀事覺鈔兀抵罪謙坐奪猛安遇赦求叙止曰乙迭無自與賊使復其所乙迭無自與賊使復其所壽盪溫敦兀帶太師思忠姪也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

學問通達觀書史工爲詩選爲尙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轉行臺右司郎中入爲左司員外郎累官同知大興尹京師盜賊止息事無留滯再遷刑部尙書改定海軍節度使除兵部尙書改吏部正隆伐宋爲武定軍都總管世宗卽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爲北邊行軍都統改會寧尹都統如故是時初定窩斡人心未安兀帶爲治寬簡多備禦謹斥候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舉兀帶所在有能名無私過由是入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或不當理咨稟不從卿以所見奏聞下位有可用之才當推薦之久之屬疾上命左宣

徽使敬嗣暉往視遣醫治療薨年四十七上聞悼惜之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勅有司致祭久之上謂侍臣曰故參知政事兀帶刑部尙書彥忠滄州節度使兀不喝侍郎敵斡郎中骨赧皆爲人忠直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朕樂得忠直之人有如兀帶輩者乎卿等爲朕舉之其見思如此會二年南京燕軍相國母薨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孫斜斡之子幼時侍太祖太祖令數人兩兩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顧曰汝能此乎對曰有命敢不勉遂連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勿遠左右居數日賜金牌令佩以待年十七太

祖伐遼謂之曰汝可擐甲從軍矣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太祖平燕策功賜甲第一區天輔六年宗翰駐北安州聞遼主延禧在鴛鴦灤遣耨盪溫敦思忠請於國論勃極烈杲願以所部軍追之杲不能決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其事遂定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闍母遣昂劉彥宗分兵討之宗望伐宋承制以爲河南諸路兵馬都統稱金牌郎君及攻汴州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爲前鋒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馳至其北門時軍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納昂諭之以事遂得入宗望至汴令闍母撻懶等屯于城之東北隅慮宋主遁去遣昂等率輕騎環城

巡邏昂所領止八謀克遇敵萬人與戰敗之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爲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宗輔定陝西宗弼經畧熙秦遣昂與撒離喝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昂等遂取寧洮安隴二寨進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復進取三寨至西寧州都護許居簡以城降吐蕃酋長之孫趙鈐轄率其所

部木波首領五人來降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軍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鈐轄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攻取之天眷元年授鎮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夏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軍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爲疑兵自以精兵陳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

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汭流而下者走也泝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飢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衆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在東平七年改益都尹遷東北路招討使改崇義軍節度使遷會寧牧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

京路移里閔幹魯渾河世襲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
猛安不足酬也益以四謀克昂受親管謀克餘三謀克
讓其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保進樞密使尙書
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
久之拜太尉封瀋國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
累進封莒衛齊兼樞密使太保如故海陵南伐分諸路
軍爲三十二總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遂以昂爲
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右領軍副大
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
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懼欲亡

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旣而至揚
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卽位遼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
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與其壻牌印祗候回海
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宋人躡其後卽以罷
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深慰勞之進封漢國公拜
都元帥太保如故置元帥府於山東經畧邊事未幾奉
遷睿宗皇帝梓宮於山陵以昂爲勅葬使事畢還山東
三年召至京師以疾薨年六十四上爲輟朝親臨奠賻
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
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

太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皿僕馬之屬常預設於家卽命駕相就爲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卽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爲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君子以爲達贊曰撒离喝溫敦思忠奔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撒离

喝旣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臬辨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答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
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斂其貲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
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逼側趨起苟免白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楨遼陽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遼官至太師楨少好學嘗業進士幹魯討高永昌已下瀋州永昌懼僞送欵

以緩師是時楨母在瀋州遂來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誠
韓魯乃進攻旣破永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授猛
安天會六年遷尙書左僕射判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
鎮八年政令清肅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
提點河北西路錢帛事天眷初同簽會寧牧及熙宗幸
燕兼同知留守封戴國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
出守中京以楨爲同判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爲西京留
守封任國公是時奚霫軍民皆南徙謀克別木者因之
嘯聚爲盜海陵患之卽以楨爲中京留守命乘驛之官
責以平賊之期賊平封河內郡王海陵至中京楨警夜

嚴肅有近侍馮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嘗夜飲
于禁楨杖之瀕死由是權貴皆震懾遷太子太保行御
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
大夫如故楨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
品進善退惡爲言當路者忌之薦張忠輔馬諷爲中丞
二人皆險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楨正隆例封冀國公楨
因固辭曰臣爲衆小所嫉恐不能免尙可受封爵耶海
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書空獨語曰某事未決
某事未奏死有餘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致
奠賻贈加等楨性方嚴家居無聲伎之奉雖甚暑未嘗

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白彥敬本名遙設部羅火部族人初名彥恭避睿宗諱
改焉祖屋僕根父阿斯仕遼爲率府率彥敬善騎射起
家爲吏補元帥府令史伐宋爲錢帛司都管勾立三省
選爲尙書省令史除都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授以金
牌行數千里有功超遷兵部郎中熙宗罷統軍司改招
討司遣彥敬分僚屬收牌印諭諸部隸招討司還爲本
部侍郎遷大理卿出爲通州防禦使改刑部侍郎怨家
告誣開府慎思與西北路部族謀叛彥敬鞫得其實海
陵嘉之遷簽書樞密院事以便宜措置邊防正隆六年

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馬使彥敬主會寧蒲與胡里改
三路事改吏部尙書充南征萬戶遷樞密副使契丹撒
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以無功坐誅以彥敬爲北面
行營都統與副統紇石烈志寧以便宜往賜御服皮襖
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奔東京欲推戴世宗
彥敬與志寧謀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
使獨吉義以圖之世宗已卽位使石抹移迭移刺曷補
等九人招彥敬志寧彥敬拒之使移迭跪移迭不屈皆
殺之及完顏謀衍將兵攻北京彥敬使偏將率兵拒於
建州之境而獨吉義先歸世宗蒲速賚稱疾不至世宗

密遣人乘夜揭榜於北京市購以官賞彥敬志寧恐爲人圖已遂降以爲曷速館節度使不數月召爲御史大夫窩斡僭帝號諸軍馬瘦弱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市馬得六千餘匹窩斡敗西走山後完顏思敬以新馬三千備追襲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窩斡平召還爲兵部尙書出爲鳳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尋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翟永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爲賦題忤海陵旨語在永固傳大定二年僕散忠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

人議和朝廷已改奉表爲國書稱臣爲姪但不肯世稱姪國往復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爲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爲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講八年爲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寶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累年國書有鄰字否命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邪詔有司就諭宋臣王淪使歸告其主後日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爲禮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

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久之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上問事欵幾何景仁率易少周密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餘皆無謂也明日上召景仁責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復有不可行者卿謂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別可否卿輒專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學士同修國史如故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爲御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後行之斯爲稱矣不能如古之人衆人不獨謂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頗輕脫失

言當以酒爲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任臺察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決罰上聞之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爲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罰及矣景仁頓首謝未幾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上曰卿劾奏甚當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勅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元

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
 然是歲薨諡丞六品有罪開奏今也一四
 贊曰高楨以舊勞為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
 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已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
 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
 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官今果不以其事奉
 上聞之責景仁
 金史卷八十四

金史卷八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三

世宗諸子

永中 永蹈 永功子璠 永德

永成 永升

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執輦越王斜魯元妃張氏
 生鄙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鄭王允蹈衛紹王
 允濟潞王允德昭儀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
 夔王允升執輦斜魯皆早卒

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刺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祿大夫是歲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寧宮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俄頃皇后柩出磐寧宮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黃繖者不應既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僅言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太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疎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貴豈以官職閑劇爲計邪永

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問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太平山好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復爲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曰璋阿思懣曰玘阿离合懣曰琢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卽位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與諸

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絹二千匹再賜永中修公廨錢三百萬特加石古乃銀青榮祿大夫阿离合懣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吳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頗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在而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爲官屬實檢

制之也府尉希望風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閑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毬獵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受永中請託爲石古乃求除官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書右丞張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幹自大定間盡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五年高陀幹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鎬王傅尉奏

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
大睦親府事奉御史中丞孫卽康鞫問并求得第二子
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
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
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曄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覆之
上謂宰臣曰鎬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
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
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
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
以上入對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宮籍監丞盧利用乞

貸其死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离合懣等皆棄市勅有
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子威
州安置泰和七年詔復永中王爵賜諡曰厲勅石古乃
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
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嘗
爲盜亡入衛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指石古乃石古
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劉全欲爲亂因假
託以惑衆誘王氏女爲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
人李寧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時溫稱寧可論大事
乃使范元書僞號召之寧至推爲國師議僭立事覺全

溫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孫于南京與
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
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爲
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榮輩結構逆黨市兵仗
大署旌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三人緣坐者六十
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天
興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永蹈本名銀朮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
王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
六年爲大興尹章宗卽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

明昌二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溫郭諫馬
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
永蹈郭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已及妻子諫說
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
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永蹈召崔溫馬太初論讖記
天象崔溫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
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主丑後寅前
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說乃陰結內侍鄭兩兒伺上
起居以崔溫爲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
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

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蒲刺覲致書于
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
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壽以語同輩奴
千家奴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顏守貞
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龐
古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
丞相夾谷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
及妃卞玉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刺覲崔溫
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僕散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
壽免死隸監籍千家奴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敘

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
改葬賜諡曰刺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爲永蹈後奉其祭
祀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
笑勇健絕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
年進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
曰侍郎張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學爲政十七年授活活
土世襲猛安十八年改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
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
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

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爲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
蒼頭使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
之老嫗與男婦憇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
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
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已卽走避之
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
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中水果獲一尸已半腐
縣吏以爲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卽具獄上永功疑之曰
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
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

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望雲王氏豪猾不逞永功
發其罪畿內肅然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改河間
尹閻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功到
北京爲政無良雖朕子萬一敗露法可廢乎朕已戒勅
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
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
山好水川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
宗封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
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太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
舊將訴事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刺胡刺求永功手書與

胡刺爲地胡刺得書奏之土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
胡刺此雖細微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
有犯必懲庶幾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
下敢不敬畏於是永功解職未幾復判太宗正事章宗
卽位除判平陽府事進封冀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
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
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
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裔失覺察笞四十於是
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雖細事法令不得不
如此今已釋矣後母復然濟南先帝舊治風土甚好可

悉此意也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猛安二年判廣
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進封郢
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復判
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譙王判中山府事明年進封
越王宣宗卽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功每
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疾
革賜尙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
曰忠簡子福孫壽孫粘沒曷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
名璘壽孫名璠粘沒曷名琳是年璘加奉國上將軍章
宗卽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爲興陵崇妃養

子常居京師奉朝請泰和五年卒章宗輟朝百官進名奉慰

壽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爲詩工真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國上將軍明昌初加銀青榮祿大夫衛紹王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貞祐中封胙國公正大初進封密國公壽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爲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後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壽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二帙不遺

居汴中家人口多俸人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天興初壽已臥疾論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何復望是時曹王出質壽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壽奏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漑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

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年六十一平生詩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第五子守禧字慶之風神秀徹璫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蓄書畫將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病卒年未三十禧子潞王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秘書監二十九年進判秘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必刺猛安三年進封幽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

太師宣宗卽位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幹論賜名琰

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瀋王以太學博士王彥潛爲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幽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秘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把魯古猛安判大睦親府事旣而改中都路胡土靄哥蠻猛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尙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爲御

史大夫章宗卽位起復進封吳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
改山東西路益買必刺猛安明年進封克坐率軍民圍
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
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
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
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荐更叢
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
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
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尙含容累月未忍卽行雖欲遂於
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卽乃世封噫祖宗立法

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
小誠欲成終始之鴻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
知節慎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
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
之悔前人所行可爲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
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
工詞翰臨文章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
沁南軍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
事上以永成誕日親爲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
誠不待啓金滕之語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

安改元以覃恩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十匹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獎諭曰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於外服來輸駿於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五年再任俄召還以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視泰和四年薨訃聞上爲之震悼賻贈甚厚諡曰忠獻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書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刺猛安章宗卽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衛紹王卽位徙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允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尋薨旣殯燒飯上親臨奠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金史卷八十五

金史卷八十六
言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百

宗列傳第二十四

李石 子獻可 完顏福壽 獨吉義 王階世

烏延蒲离黑 烏延蒲轄奴 烏延查刺 燕京

李師雄 字亦不 尼龐古鈔兀 李术魯定方 史

夾谷胡刺 字平 蒲察幹論 字 夾谷查刺 滋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遼為宰相

高祖仙壽嘗脫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

池地千頃他物稱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雖訛只桂州觀

察使高永昌據東京率衆攻之不勝而死石敦厚寡言而器識過人天會二年授世襲謀克爲行軍猛安睿宗爲右副元帥引置軍中屬之宗弼八年除禮賓副使轉洛苑副使天眷元年置行臺省於汴石爲汴京都巡檢使歷大名少尹汴京馬軍副都指揮使累官景州刺史海陵營建燕京宮室石護役皇城端門海陵遷都燕京石隨例入見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謂世宗也未幾除興中少尹石知海陵忌宗室頗歎前日之言秩滿託疾還鄉里世宗留守東京禦契丹括里石留東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宗動靜

知軍李蒲速越知存福謀以告世宗石因勸世宗先除存福然後舉事世宗從之大定元年以定策功爲戶部尙書無何拜叅知政事阿瑣殺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離只遣使奉表東京而羣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遠在江淮寇盜蠡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直起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惟陛下無牽於衆惑上意遂決卽日啓行世宗納石女後宮生鄭王永蹈衛紹王永濟是爲元妃李氏三年戶部尙書梁鉢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僞相雜請一切停罷石買革去舊帖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

與之上聞其事以問梁球梁球對不以實上命尚書左丞翟永固鞠之梁球削官四階降知火山軍石罷爲御史大夫久之封道國公六年上幸西京石與少詹事烏古論三合守衛中都宮闕詔曰京師巡禦不可不嚴近都猛安內選士二千人巡警仍給口黍芻粟謂宰臣曰府軍錢幣非徒聚貨也若軍士貧弱百姓困乏所費雖多豈可已哉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居上以使傳頻煩命二十日一進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賜第一區安化軍節度使徙單于溫平章政事合喜之姪也賊濫不法石卽劾奏之方

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旣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爲天下姦污未盡誅耳聞者悚然一日上謂石曰御史分別庶官邪正卿等惟劾有罪而未嘗舉善也宜令監察分路刺舉善惡以聞石司憲旣久年寢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上曰若在制前行者豈可改也上御香閣召中丞移刺道謂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於私乎他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善士亦不負此職也九年進拜太尉尙書令詔曰太后兄弟

惟卿一人故命領尚書事軍國大事涉於利害議其可
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平章政事完顏守道
奏事石神色不懌世宗察之謂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
事卿當共議可否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順而從之在
下位者所見雖當則遽不從乎豈可以與已相違而蓄
怒哉如此則下位者誰敢復言石對曰不敢上曰朕欲
於京府節鎮運司長佐三員內任文臣一員尙未得人
石奏曰資考未至不敢擬上曰近觀節度轉運副使中
才能者有之海陵時省令史不用進士故少尹節度轉
運副使中乏人大定以來用進士亦頗有人矣節度轉

運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聞朕將用之朝官不歷外
任無以見其才外官不歷隨朝無以進其才中外更試
庶可得人他日上復問曰外任五品職事多闕何也石
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對不
稱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進封廣平郡王十六年
薨上輟朝臨弔哭之慟賻錢萬貫官給葬事少府監張
僅言監護親王宰相以下郊送諡襄簡石以勲戚久處
腹心之寄內廷獻替外罕得聞觀其劾奏徒單子溫退
答宰臣之問氣岸宜有不能堪者時論得失半之亦豈
以是耶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

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復何
憂及中年以冒粟見斥衆譏貪鄙如出二人史又稱其
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
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爲長者言如是又與他日氣
岸迥殊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爲國
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
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
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爭是爲長久之術趣有司拯問
自是軍民之爭遂息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
貴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

人罪止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疑惟
輕入詳奏其狀上從之緣坐皆免死北鄙歲警朝廷欲
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
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
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
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爲此無
益議遂寢是皆足稱云世宗在位幾三十年尚書令凡
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徒單克寧以顧命石
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子獻可達

可與宰相味大哀十年中載上宗喜曰太祖

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進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孫舉進士甚盛事也累官戶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衛令召爲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衛紹王卽位以元舅贈特進追封道國公子道安擢符寶郎曾未幾卒禮曰平吳不四歲中國首服之代爲此無完顏福壽曷速館人也父合住國初來歸授猛安天眷二年福壽襲父合住職授定遠大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海陵省併猛安謀克遂停封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壽領婁室臺答藹二猛安由山東道進至泰安旣受甲福壽乃誘將校北還而高忠建盧萬家奴等亦各率衆

萬餘俱歸東京欲共立世宗至遼口世宗遣徒單思忠府吏張謀魯瓦等來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數騎馳入軍中見福壽等問曰將軍何爲至此福壽等向南指海陵而言曰此人失道不能保天下國公乃太祖皇帝親孫我輩欲推戴爲主以此來耳諸軍皆東向拜呼萬歲爲書以授思忠於是督諸軍渡遼水徑至東京城下卽諭軍士擐甲入衛宮城殺高存福等明日與諸將及東京吏民從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完顏謀衍勸進世宗卽位以福壽爲元帥右監軍賜以銀幣御馬初謀衍之至也大會諸軍以福壽之軍居左高忠建軍居右忠建曰

何以我軍爲右軍謀衍曰樹置在我爾曷敢言福壽曰始建大事左右軍高下何足爭也遂讓忠建爲左軍世宗聞而賢之未幾從完顏謀衍討白彥敬紇石烈志寧于北京是冬上聞臨潢尹兼元帥左都監吾扎忽等與窩斡戰不利命福壽將兵進討已敗賊俘獲生口萬計世宗以紇石烈志寧代之召還授興平軍節度使復其世襲猛安尋領濟州路諸軍事大定三年卒

獨吉義本名鶻魯補曷速館人也徙居遼陽之阿米吉山祖回海父秘刺收國二年曷速館來附秘刺領戶三百遂爲謀克秘刺長子照屋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秘刺

死忽史欲承謀克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歸照屋人咸義之義以質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爲管勾御前文字天會十五年擢右監門衛大將軍除寧化州刺史察廉遷迭刺部族節度使復州防禦使改卓魯部族節度使河南路統軍都監爲武勝軍節度使邊郡妄稱寇至統軍司徒居民於汴義獨不聽日與官屬擊毬游宴統軍司使人責之義曰太師梁王南伐淮南死者未葬亡者未復彼豈敢先發此城中有權塲若自動彼將謂我無人旣而果無事統軍謝之請以沿邊唐州等處諸軍猛安皆隸于義貞元元年改唐百

部族節度使爲彰化軍改利涉軍節度使是時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彥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義欲與共圖世宗頃之世宗卽位義卽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爲參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嫡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祖之孫卽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窩斡必太熾今正隆已渡淮窩斡未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爲便上納之次榛子嶺世宗

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罷爲益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子和尚大定初除應奉翰林文字佩金牌陀滿訛里也子撤曷輦克護衛司史王得兒加保義校尉皆佩銀牌持詔書宣諭中都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諭太傅張浩中道聞海陵遇害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賀乃止和尚爲奉使擅廢置州縣官輒行殺戮詔尚書省鞠治之十九年詔以義孫引壽爲糾魯答阿世襲謀克義性辯給善談論服玩不尙奢侈食不兼味云

贊曰章宗嘗聞羣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爲誰完顏守
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歎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
完顏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
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將尙未肯
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烏延蒲离黑速頻路哲特猛安人改屬合懶路祖思列
預平烏春窩謀罕之亂及伐遼宋皆有功追授猛安贈
銀青光祿大夫父國也襲猛安蒲离黑從太祖伐遼勇
聞軍中天眷三年襲猛安授寧遠大將軍累官武寧軍
節度使遷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軍都總管軍還爲

順義軍節度使徒單合喜定秦隴蒲离黑統完顏習尼
列顏盞門都兵救德順州改延安平涼尹致仕封任國
公大定十九年卒

烏延蒲轄奴速頻路星顯河人也後改隸曷懶路父忽
撒渾天輔初追授猛安親管謀克蒲轄奴身長有力多
智畧襲其父猛安謀克階寧遠大將軍天德三年授陳
州防禦使貞元元年改昌武軍節度使以善綏撫再任
海陵南征改歸德尹爲神策軍都總管當屯濟州比至
山東盜已據其城蒲轄奴領十餘騎往覘之忽爲其衆
所圍乃與軍士皆下馬立而射之殺百餘人賊衆敗走

迺遷襲之至暮而還明日攻破其城號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獲安民感其惠爲立祠以祭大定二年爲慶陽尹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奏宋軍十萬餘據險阻剽掠郡邑請益帥詔益兵七千與舊兵合爲二萬遣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軍以往卒于軍年六十一子查刺蒲轄奴子也烏延查刺銀青光祿大夫蒲轄奴子也力兼數人勇果無敵正隆六年伐宋諸猛安謀克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括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駭查刺道出咸平遂率本部亟還信州與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登其

城查刺下巨木壓之殺賊甚衆括里乃解去查刺左右手持兩大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爲鐵簡萬戶追及括里于韓州東八里許賊方就平野爲陣查刺身率銳士以鐵簡左右揮擊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衆大敗遂走東京咸平隆州民復帖然世宗卽位查刺謁見充護衛爲驍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戶擊窩斡戰于花道大軍未集查刺在左翼領六百騎與賊戰殺賊三千餘人宗亨蒲察世傑七謀克戰不利世傑走查刺軍賊合圍攻之查刺圍拒而戰宗亨軍來援賊乃引去西過裊嶺追及於陷泉賊先犯右翼查刺迎

擊之賊退走窩斡募人刺之偽護衛阿不沙身長有刀奮大刀自後斫查刺查刺回顧以簡背擊阿不沙折其右臂與紇石烈志寧軍合擊賊遂大敗窩斡平以爲宿直將軍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丁父憂以本官起復襲其父猛安除蔡州防禦使改宿州遷昌武軍節度使徙鎮邠州爲賀宋歲元使射淮上柳樹矢入其樹飲羽宋人素聞其名甚異之改鳳翔尹入爲右副點檢出爲興中尹改婆速路總管高麗憚其威名凡以事至婆速路者望見而跪之二十五年爲興平軍節度使卒官查刺貞慤寡言平居極和易及臨戰奮勇見者無不辟易

雖重圍萬衆出入若無人之境云

李師雄字伯威鴈門人也有材力喜談兵慕古之英雄故名師雄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師至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攝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以爲大總管府先鋒都統制知淄州齊廢爲汴京馬軍都虞候歷知寧海軍曹州刺史皇統二年爲武勝軍節度使正隆末爲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璘軍攻秦隴會師雄以事就逮臨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權儀鞭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于橋下遂擒權儀宋師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以

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疾歸汴卒
尼龐古鈔兀曷速館人初爲大臭扎也補元帥府通事
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
人數輩間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
鈔兀復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畧盡是時鈔兀往宿
州分蒲魯虎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
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田胡陵夜襲孛堇布輝營士卒盡
沒鈔兀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却之元帥府賞以銀幣鈔
兀勇敢善伺敵虛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
爲蕃部禿里賜錢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匹將

之官河間尹大臭白于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
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錄功
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
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懷
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寘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彥
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具裝廐馬四匹鈔兀與
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卽位遼陽鈔兀迎謁遷
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札忽副統渾討窩斡鈔兀行至
窰歷與窩斡遇左軍小却鈔兀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
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僕散忠義自花道追之鈔兀以前

鋒追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
北路鈔兀與完顏思敬有隙思敬爲東京留守奉詔至
招討司鈔兀不出餞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
臭扎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
詔使當內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旣
而思敬爲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鈔兀以私取諸部進
馬事覺被逮將走京師鈔兀爲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
曰吾豈能爲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鈔兀舊
功授其子和尚世襲布輝猛安徒胡眼謀克
李术魯定方本名阿海內吉河人也材勇絕倫海陵素

聞其名天德初召授武義將軍克護衛數月轉十人長
遷宿直將軍賜予甚厚尋爲殿前右衛將軍又三月擢
殿前右副點檢世襲猛安改左副點檢出爲河南尹改
彰德軍節度使海陵南伐定方爲神勇軍都總管大定
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定方將兵四千
往取之汝州東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
是時宋兵由鷓路出沒定方至襄城得敵虛實遂牒諭
汝州屬縣曰我率許州戍兵十二萬徑取汝州爾等可
備糧草二十萬使人揚言欲據要路絕宋兵往來旣而
定方引兵趨鷓路宋人聞之果棄城遁去定方至魯山

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百追至布袴义擊敗之遂復汝州授鳳翔尹宋人阻邊以本職行河南道軍馬副統率步騎六萬將由壽州進軍次亳州宋李世輔陷宿州定方從左副元帥志寧戰於城下時天大暑定方督戰馳突敵陣中出入數四渴甚因出陣下馬取水爲人所害年四十四上聞而閔之詔有司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三十端贈金紫光祿大夫

夾古胡刺上京宋葛屯猛安人初在左副元帥撻懶帳下有戰功授武德將軍襲其父謀克正隆末山東盜起胡刺爲行軍猛安討賊遇賊千五百人於徐州南敗之

山東路統軍司選諸軍八百人作十謀克胡刺將之與驍騎軍皆隸點檢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騎兵三百二十往揚州敗宋兵千五百人於宣化鎮僕散忠義伐宋胡刺領萬戶由泗州進戰遇敵於宿州歿于陣贈鎮國上將軍

蒲蔡幹論上京益速河人徙臨潢祖忽土華父馬孫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幹論剛毅有技能天輔初以功臣子充護衛遷左衛將軍定武軍節度使召爲右副都點檢天德初授世襲臨潢府路曷呂斜魯猛安改東平尹賜錢千萬累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爲右領軍都監

大定二年仍爲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統軍使宋以萬人據壽安縣嵩州刺史石抹突刺押軍萬戶徒單賽補以騎兵三百巡邏遇于縣東請師於幹論幹論使猛安完顏鶻沙虎率七百人助之宋兵多突刺使士卒下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當走入縣城突刺進逼之宋人棄城去追及于鐵索口復大敗之遂復壽安改北京留守大定尹卒官

夾古查刺隆州失撒古河人也祖不刺速國初授世襲曷懶兀主猛安曷懶路總管父謝奴官至工部尚書查刺狀貌魁偉善女直契丹書天德初以功臣子充護衛

三年授武義將軍未幾擢符寶郎凡再考出爲灤州刺史改知平定軍事海陵南征爲武威軍副都總管軍還大定二年授景州刺史遷同知京兆尹時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與宋將吳璘相拒於德順州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遣查刺與諸將議破敵策璋等議曰我兵雖屢勝而敵兵不退者知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親至方可破敵於是合喜領兵四萬至遂下德順州入爲殿前右衛將軍襲父猛安改左衛將軍遷右副點檢有疾丞相良弼視之謂所親曰此人國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嘗往焉九年出爲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仍賜金

帶到官治有勤績邊境以安其斷獄公平道不拾遺遷
 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蕃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討
 使上遣使宣諭曰今諸部初附命汝撫綏當使治聲達
 於朕聽大定十二年卒查刺性忠實內明敏每論大事
 超越倫輩太師勗嘗曰查刺不學而知方之古人如此
 才鮮矣喜數查陳與諸將語如流帝每與語曰非其類
 贊曰陷泉之捷震電燿燿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據
 掩淮澗鉤鈇成矣故列叙諸將之功焉部漳少軍曾與
 史如朕平安軍事

金史卷八十六 軍未變野有寶順八再出為樂州陳

金史卷八十七

五烈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五

紇石烈志寧 僕散忠義 徒單合喜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輦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
 尉韓赤以來與國家世為甥舅父撒八海陵時賜名懷
 忠為泰州路顏河世襲謀克轉猛安嘗為東平尹開遠
 軍節度使志寧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
 宗弼於諸壻中最愛之皇統間為護衛海陵以為右宣
 徽使出為汾陽軍節度使入為兵部尚書改左宣徽使

都點檢遷樞密副使開封尹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
忽土北京留守蕭蹟西京留守蕭懷忠皆以征討無功
坐誅於是志寧爲西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彥敬以北京
臨潢泰州三路軍討之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
淮彥敬志寧聞世宗有異志乃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
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將攻之而世宗已卽位使石
抹移迭移刺曷補來招彥敬志寧殺其使者九人世宗
使完顏謀衍來伐衆不肯戰乃與彥敬俱降世宗問曰
正隆暴虐人望旣絕朕以太祖之孫卽大位汝殺我使
者又不能爲正隆死節恐爲人所圖然後來降朕今殺

汝等將何辭彥敬未有以對志寧前奏曰臣等受正隆
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可謂忠於
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世宗使扎八招窩斡扎八乃
勸之遂稱帝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征之志寧以
臨海節度使都統右翼軍窩斡敗于長灤西走志寧追
及于霧霖河賊已先渡依岸爲陣毀橋岸以爲阻志寧
與賊夾河爲疑兵與萬戶夾谷清臣徒單海羅於下流
涉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絕其中泥濘乃束柳填藉土
卒畢濟行數里得平地將土方食賊奄至賊據南岡三
馳下志寧陣陣堅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賊據上風

縱火乘煙勢馳擊志寧步軍繼至轉戰十餘合火益熾
風煙突人不可當會雨作風煙乃熄遂奮擊大破之於
是元帥謀衍右監軍福壽不急擊賊久無功右丞僕散
忠義請自討賊而志寧擊賊有功上以忠義代謀衍志
寧代福壽封定國公使蒲察通至軍中宣諭之賊畧懿
州界陷靈山同昌慶和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賊
不得渡乃西趨三韓縣志寧方追躡之元帥忠義與賊
遇于花道軍頗失利賊見志寧踵其後不敢乘勝遂西
走是時大軍馬瘦弱不堪追襲諸將欲止軍勿追志寧
獲賊候人知賊自選精銳與老小輜重分道期山後會

集可擊其輜重忠義以爲然遂過移馬嶺進及裊嶺西
陷泉賊見左翼據南岡爲陣不敢犯右翼萬戶烏延查
刺擊賊少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等擊之賊衆大敗涉水
走窩斡母徐輦舉營由落括岡西去志寧追及之盡獲
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僞節度使六及其
部族皆降窩斡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寧復敗之賊過渾
嶺入于奚中志寧獲賊將稍合住釋弗殺許以官賞縱
之歸約以捕窩斡自効稍合住旣去見窩斡秘不言見
獲事乃反間奚人于窩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
可不察當是時窩斡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與

賊帥神獨幹執窩幹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戶清臣宗寧速哥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善馬因至抹拔里達之地悉獲之逆黨既平入朝爲左副元帥賜以玉帶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都元帥忠義居南京節制諸軍宋將黃觀察據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寧使完顏王祥復取蔡州黃觀察遜去完顏襄攻潁州拔之獲楊思乃移牒宋樞密使張浚使依皇統以來舊式浚復書曰謹遣使者至麾下議之是時宋得窩幹黨人括里扎入用其謀攻靈璧虹縣都統奚撻不也叛入于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謀曰北人恃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

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輔與之來攻宿州歸德尹木甲撒速宿州防禦使烏林答刺撒萬戶溫迪罕速可裴滿婁室不守約束不肯堅壁俟大軍輒出與戰由是軍敗城陷刺撒嘗遣人入宋界貿易交通李世輔受其賂遺久之事覺伏誅謀克賽一坐故知不舉除名撻不也母幹里懶緣上當死上曰撻不也背國棄母殺之何益朕閱其老遂原其死詔撒速刺撒速可婁室各杖有差撒速刺撒仍解職世輔自以爲得志日與括里扎入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遜去耳

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千人執一人也括里等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合輦監軍也軍至萬人慎毋輕之五月二十日志寧將至宿州仍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爲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阨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爲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蒲查擊敗之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爲前行撒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

世輔盡按敗將將斬之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騎兵居前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世輔別將以五六千騎爲一隊與清臣遇清臣踵擊之宋將不能反旆志寧麾諸軍力戰世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墮死於隍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脫走明日夾谷清臣張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餘赴水死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上以御服金線袍玉吐鶻賓鐵佩刀使移刺道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猛安謀克

並如陝西遷賞蒲輦進官三階重綵三端絹六匹旗鼓
笛手吏人各賜錢十貫詔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
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宋人議和不能決都
元帥僕散忠義移軍泰和志寧移軍臨渙遂渡淮徒單
克寧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乃決意請和使者
六七往反議遂定宋世爲姪國約歲幣二十萬兩匹魏
杞奉誓書入見復通好志寧還軍睢陽上以御服玉佩
刀通犀御帶賜之詔曰靈璧虹縣宿州兵士死者朕寔
閔焉宜歸葬鄉里官爲齎送人賻錢三十貫鳳翔尹孛
朮魯定方以下猛安謀克官爲致祭定方賻銀五百兩

重綵二十端猛安三百貫謀克二百貫蒲里衍一百貫
權猛安二百貫權謀克一百五十貫權蒲里衍七十貫
五年三月忠義朝京師志寧駐軍南京五月志寧召至
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如故志寧復還軍賜玉束
帶上曰卿壯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雖定日月
尚淺須卿一往規畫六年二月志寧還京師拜樞密使
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志寧奉
觴上壽上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
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上手飲志寧
卽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寧

子諸神奴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于慶和殿皇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歡飲終日夜久乃罷九年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敘北征旣還遣使者迎勞賜以弓矢玉吐鶻八見上慰勞良久是日封廣平郡王復遣使就第慰勞之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以玉帶賜志寧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賜卿郊祀覃恩從征護衛皆有賜進封金源郡王十二年志寧有疾中使看問日三四輩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賜人也使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薨上輟朝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

柩前復慟哭之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給諡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志寧妻永安縣主妬甚嘗殺孕妾及志寧薨後諸神奴兄弟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諭永安縣主曰丞相有大功三先朝舊臣惟秦宋二王功大餘不及也今養其孽子當如親子視之二十二年上問宰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孰愈尚書左丞襄奏曰忠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僕散忠義本名烏者上京拔盧古河人宣獻皇后侄元

妃之兄也高祖幹魯補曾祖班覩祖胡闌父背魯國初世襲謀克婆速路統軍使致仕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有大略年十六領本謀克兵從宗輔定陝西行間射中宋大將宋兵遂潰由是知名帥府錄其功承制署爲謀克宗弼再取河南表薦忠義爲猛安攻冀州先登攻大明府以本部兵力戰破其軍十餘萬賞以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從宗弼渡淮攻壽廬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人將帥之器也賞馬五匹牛一百五十頭羊五百口領親軍萬戶超寧遠大將軍承其父世襲謀克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

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爲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爲反獄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入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遷西北路招討使入爲兵部尚書僕散忽土嘗與海陵篡立恃勢陵傲同列忠義因會飲衆辱之海陵不悅出爲震武軍節度使火山賊李鐵槍乘暑來攻忠義單衣從一騎迎擊之射殺數人賊乃退改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海陵召至京師謂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異時剽害良

民州縣不能制汝宿將故以命汝賜條服玉具佩刀閱
再考徙平陽尹再徙濟南尹以本官爲漢南路行營副
統制伐宋克通化軍世宗立海陵死揚州罷兵入朝京
師拜尚書右丞移刺窩斡僭號兵久不決右副元帥完
顏謀衍旣敗之于霧霖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
其子斜哥暴橫軍中士卒不用命賊得水草善地官軍
踵其遺餘水草乏馬益弱賊軼出山西久無功忠義請
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欲願
効死力除之世宗大悅卽召還謀衍勒歸斜哥本貫拜
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

賓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
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
遷賞詔諸將士曰兵久駐邊陲蠹費財用百姓不得休
息今以右丞忠義爲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宜同心戮力
無或弛慢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陣而西
行忠義追之及于花道宗亨爲左翼宗敘爲右翼與賊
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救之賊引去窩
斡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別道西走
期於山後會集追復及于裊嶺西陷泉與賊遇時昏霧
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

不助惡當爲開霽莫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岡
爲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裒俘生口三十萬
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珍以鉅萬計悉分諸軍賊走趨
奚地遣將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旣踰渾嶺復進軍襲
之望風奔潰遁入奚中降者相屬於路詔忠義曰卿材
能素著果能大破賊衆朕甚嘉之今遣勞卿如朕親往
賜卿御衣及骨睹犀具佩刀通犀帶等就以俘獲均散
軍士窩斡旣敗遂入于奚中高忠建敗奚于栲栳山移
刺道取抹白諸奚之家抹白奚乃降窩斡勢益弱紇石
烈志寧獲賊將稍合住縱之使歸約以捕窩斡自贖仍

許以官賞稍合住與其黨執窩斡詣完顏思敬降契丹
平忠義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玉帶賜
之自海陵遇弒大軍北還而窩斡鴟張命將徂征及窩
斡敗其黨括里扎八奔入于宋宋人用其謀侵掠邊鄙
攻取泗壽唐海州於是宋主傳位于宗室子昚是爲宋
孝宗雖嘗遣使來而欲用敵國禮世宗以紇石烈志寧
經略宋事制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將
時大定二年也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曰彼若歸侵疆
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旣至南京簡閱士卒分屯要害戒
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使張浚其

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
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
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場之一彼一此兵
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寮敬造麾
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隳其城遷其民于宿亳
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
水草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泗
壽唐鄧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卽自方城葉縣以來田野
皆燒夷之使無所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間
三年忠義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帥無何還軍中忠

義與宋相持日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
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及自汴赴闕議事次濬州宋將
李世輔果掩取靈璧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
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
還以書責宋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遣
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
爲叔侄國報書期十一月使入境宋又使人來言禮物
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其事馳奏請定書式且
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本國復
稟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軍馬進取世宗

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許世爲侄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前後凡七宋人他託未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四年正月忠義使右監軍宗敘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涼進發詔從之宋使胡昉以右僕射湯思退書來宋稱侄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留軍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邊事從宜措畫八月詔忠義曰前請俟秋涼進發今已八月復俟何時先是忠義乞增金銀牌上曰太師梁王兼

數職未嘗增也至是增都元帥金牌一銀牌二十左右副元帥金牌各一銀牌各十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銀牌各六左右都監金牌各一銀牌各四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乃定南界官員百姓歸附遷賞格元帥府獲宋謀人符忠忠前嘗至中都大興府官詰問忠執文據及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知識由是獲免厚謝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于朝於是大興少尹王全解職德亨除名和議始于張浚中更洪遵湯思退及徒單克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取楚州世宗下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書一如

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康
湑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并國書副本宋世
爲侄國約歲幣爲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名再拜不稱
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湑入見其書曰侄宋皇帝
睿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還
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侄宋
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左
副都點檢完顏仲爲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副
之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一
十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尚

多可除舊軍外選馬一萬二千阿里喜稱是步軍虞候
司軍共選一萬五千及簽軍一萬與舊軍通留六萬富
強丁多者摘留貧難者阿里喜官給富者就用其奴其
存留馬步軍於河北東西大名府速頻胡里改會寧咸
平府濟州東京曷速館等路軍內約量揀取其西南西
北招討司臨潢府泰州北京婆速曷懶山東東西路並
行放還詔近侍局使裴滿子寧佩金牌護衛醜底符寶
祇候馳滿回海佩銀牌諭諸路將帥以宋國進到歲幣
銀絹三十萬兩匹盡數給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曾
過界者人給絹二匹銀二兩不曾過界者銀二兩絹一

海國四年外傳
金史卷八十七 列傳
匹阿里喜絹一匹謀克倍軍人猛安倍謀克押軍猛安
謀克年老有勞績者量與除授又詔曰其令一路全罷
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玉束帶三月詔曰如大軍已放還
丞相忠義宜先還左副元帥志寧右監軍宗敘留駐南
京餘官非急用者並勒還任忠義朝京師上勞之曰宋
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帥大定
初事多權制詔有司刪定上謂宰臣曰凡已奏之事朕
嘗再閱卿等母懷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軍國
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陛
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大定六

年正月忠義有疾上遣太醫診視賜以御用藥物中使
撫問相繼於道是月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銀
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世宗將幸西京復臨
奠焉命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
爲給之大宗正丞竟充勅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
勅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儀物建大將旗鼓送至墳域
諡武莊忠義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
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爲宰輔知無不言
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
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十一年詔曰故左

丞相忠義族人及昭德皇后親族人材可用者左副點
檢烏古論元忠體察以聞二十一年上思忠義功勒銘
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揆別有
傳知某忠義傳由斷善由斷善燕以詩一與八淋林林是
徒單合喜土京速蘇海水人也父蒲涅世襲猛安合喜
魁偉膂力過人一經聞見終身不忘天輔間從金源郡
王婁室爲扎也甚愛之天會六年以功爲謀克尋領婁
室親管猛安元帥府聞其才命權左翼軍事皇統二年
爲隴州防禦使以兵十五人敗宋兵二百於高陵以兵
五百人敗宋兵二千於秦州以兵八百人敗宋兵三千

五百於鳳翔以二謀克拒饒風關宋兵二千來奪其關
口奮擊敗之諸軍乃得過險遷平涼尹再徙臨洮延安
尹是時關陝以西初去兵革百姓多失業合喜守之以
靜民多還歸者天德二年爲元帥左都監陝西統軍使
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尹正隆六年爲西蜀道兵馬
都統世宗卽位以手詔賜合喜曰岐國失道殺其母后
橫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
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舊臣豈不知天道人
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上陝右重地非卿
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卽當召卿宜自勉之大定二

年復爲陝西路統軍使未幾改元帥右都監表陳伐宋方略詔許以便宜從事轉左都監破宋兵于華州是時宋吳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神義口玉女潭大蟲嶺石壁寨寶鷄縣兵十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合喜乞濟師詔以河南兵萬人益之合喜遣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以兵四千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統軍都監石抹迭勒將兵萬人破宋兵于河州還過德順駐兵平涼求益兵于合喜以解德順之圍合喜遣萬戶完顏習尼列大良順寧州刺史顏盞門都各將本部兵合二萬人以順義軍節度使烏延蒲离黑統押之與迭勒會

吳璘聞之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前鋒特里失烏也奚王和尚擊敗之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邊璘自將大軍蔽岡阜而出烏也等馳擊之迭勒蒲离黑繼至併力戰日已暮兩軍不相辨乃解已而璘報云宋主遣使至兩國講和請各罷兵璘遂遁去蒲离黑亦引軍還自宋兵圍城至是凡四十餘日乃解初德順在圍中押軍猛安温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力戰未嘗少挫及救兵至圍解蒲里海之功爲多頃之吳璘復來犯陝西州郡兵十餘萬詔以兵七千益合喜兵號二萬人慶陽尹烏延蒲轄奴延安尹高景山分領之彰化軍節度使璋通遠軍節

度使烏延吾里補寧州刺史移刺高山奴京兆少尹宗
室泥河恩州刺史完顏謀良虎皆備軍前任使宋人驅
率商號及華山南山之民五萬人來圍華州押軍萬戶
裴滿接刺欲堅壁守之猛安移刺沙里刺曰宋兵雖多
半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於是接刺以騎兵千人敗
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敗斬首五十餘級已而璋敗宋
姚良輔軍于原州宋戍軍自寶鷄以西至于大蟲嶺皆
自散關遯去頃之吳璘聞赤盞速魯改烏延蒲里黑軍
已去德順率兵號二十萬復據德順陷鞏州臨洮府臨
洮少尹紇石烈騷洽死之詔贈官一階賜錢五百貫合

喜以璋權都統習尼列權副統將兵二萬攻之連戰宋
兵雖敗璘恃其衆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合喜乃
自行駐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西抵石山頭分兵守之當
德順秦州之兩間斷其餉道璘乃引去都統璋副統習
尼列邀擊宋經略使荆臯自上入節至甘谷城殺數千
人習尼列擒宋將朱永以下將校十二人宋張安撫守
德順亦棄城遯速魯改邀擊之所殺過半擒將校十餘
人遂復德順州宋之守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號
宗室泥河取環州於是臨洮鞏秦河隴蘭會原洮積石
鎮戎德順商號環華等州府一十六盡復之陝西平詔

書獎諭賜以玉帶詔陝西將士猛安階昭毅以下遷兩資昭武以上遷一資謀克階六品以下遷兩資五品以上遷一資押軍猛安階昭武以上者遷一資昭毅以下武義以上遷兩資昭信以下女直人遷宣武餘人遷奉信無官者女直人授敦信餘人授忠武押軍謀克武功以下忠顯以上遷兩資忠勇以下女直人遷昭信餘人遷忠顯無官者女直人授忠顯餘人授忠翊正軍有官者遷一資無官者授兩資猛安賞銀五十兩重綵五端絹十匹權正同之正軍人給錢三十貫阿里喜十貫戰沒軍官軍士長行贈官賜錢有差五年置陝西路統軍

使兼京兆尹元帥府移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上曰合喜年老以陝西軍事委卿凡鎮防利害可訪問合喜也七年入爲樞密副使改東京留守賜以衣帶佩刀詔曰卿年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九年入爲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復陝西功數事上嘉納之藏之秘府封定國公十年薨上方擊毬聞訃遂罷有司致祭備禮以葬賻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及重綵幣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遷其孫三合武功將軍授世襲本猛安曷懶若窟申謀克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衍挾功窩

韓橫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謀衍僕散忠義
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
紇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爲宰相則誠不
能如知爲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
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金史卷八十七

金史卷八十七考證

紇石烈志寧傳李世輔○臣宗楷
按宋史世輔李顯忠
之舊名

金史卷八十七考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六

紇石烈良弼

完顏守道

本名習尼列

石其琚

唐括安禮

移刺道

本名趙三

子光祖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懶祖忒不魯父太宇世襲蒲輦徙宣寧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幼俱在選中是時希尹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嘆曰吾

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爲國之令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爲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爲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其從學者後皆成名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爲第一除吏部主事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書少監爲宋主歲元使是時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已右用是爲刑部

尚書賜今名丁父憂以本官起復海陵嘗曰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婁室言行端正無所阿諂因謂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已者卿舉勝於已者賢於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詔諭臣下必令良弼傳旨聞者莫不聳動以故常被召問不踰年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賜佩刀入宮轉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爲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與監軍徒單貞撫定上京遼右旣而諸軍往往道亡北歸而世宗卽位于遼陽良弼乃還汴京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爲南京留

守兼開封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尚書右丞世宗謂良弼曰卿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廢殞當時懷祿偷安之人朕皆黜之矣今復用卿凡於國家之事當盡言無復顧忌也良弼頓首謝窩斡敗于陷泉入奚中詔良弼佩金牌及銀牌四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尚書左丞上言祖宗以來未錄功賞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賞詔曰已有五品已上官者聞奏六品以下及無官者尚書省約量遷除自是功勞畢賞矣進拜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初山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詔良弼度宜易置使與百姓異聚與民田互相犬牙

者皆以官田對易之自是無復爭訴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東宮良弼志寧同賜酒上曰邊境無事中外晏然將相之力也良弼奏曰臣等不才備位宰相敢不竭犬馬之力上悅進拜右丞相監修國史世宗謂良弼曰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爲萬世勸戒記注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曰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祇候者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冗不足蒞官者亦聞奏罷去左丞完顏守道奏近都兩猛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贍日益困乏上以問宰臣良弼對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土

民相換易雖暫擾然經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業不若依舊便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錄成賜良弼金帶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曹望之劉仲淵以下賜有差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爲臣孰賢不肖因謂宰相曰皇統正隆多殺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大政毋違道以自陷毋曲從以誤朕惟忠惟孝匡救輔益期致太平良弼對曰臣等過蒙嘉惠雖謏薄敢不盡心聖諭諄諄臣等不勝萬幸良弼請於權場市馬毋拘牝牡今官馬甚少一旦邊境有警乃調於民不亦晚乎上從之八年選侍衛親軍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詔

使習射頃之問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女直人習射尚未行耶良弼對曰已行之矣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吏部格法止敘年勞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訪察然後廉問今酒稅使尚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才乞以能吏當任酒稅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庶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亦密加體察良弼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大率多爲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上謂良弼曰猛安謀克牛頭

稅粟本以備凶年凡水旱乏糧處就賑給之進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如故良弼爲相旣久練達朝政上所詢訪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政多稱上意以母憂去起復舊職是時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上以問羣臣羣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可也上曰此非是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旣而夏國果誅任得敬上表來謝參知政事宗敘請置沿邊濠塹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上曰卿言是也高麗國王王琬表讓國於其弟晄上疑之以問宰相良弼良弼策以爲讓國非王琬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

十州來附其表果言王晄弑其兄琬如良弼策語在高麗傳中世宗罷採訪官謂宰臣曰官吏之善惡何由知之良弼對曰臣等當爲陛下訪察之以進睿宗實錄賜通犀帶重綵二十端是年有事南郊良弼爲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與良弼守道論猛安謀克官多年幼不習教訓無長幼之禮曩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今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或謂事不在已而不問或非其職而人不從可依漢制置鄉老選廉潔正直可爲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奏曰聖慮及此億兆之

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爲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爲也大定十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爲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國書詔梁肅詳問衆議紛紛謂凡午年必用兵上以問良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代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旣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如舊儀梁肅旣還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知閤門事劉宓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

遂閱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于六日惟是函書之受當新賓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稱臣爲姪免奉表爲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知政事移刺道與良弼議合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禮以爲不從所請必至于用兵上謂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良弼議荅其書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爲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靡得而更其授

受禮儀終不復改上問宰臣嘗求內外官舉賢能未聞有舉者何也參政魏子平請當舉者每任須舉一人視其當不以爲賞罰上曰宋制薦舉其人犯私罪者舉主雖至宰執亦坐降罰人心有恒者鮮財利怵于前或喪其所守宰臣任大責重豈坐是以爲升黜邪良弼曰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盡申明前詔從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惡若尋常遣官采訪恐用非其人然則官吏善惡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當爲陛下訪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實混淆耳上欲徙窩斡逆黨分散置之遼東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徙之生怨望

上曰此目前利害朕爲子孫後世慮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於是以嘗預亂者徙居烏古里石壘部上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辭相位不許告滿百日詔賜告遣太醫診視屢使中使問疾良弼在告旣久省多滯事上以問宰相參政張汝弼對曰無之上曰豈曰無之

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具以聞十八年表乞致仕歸田里上遣使慰諭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憂之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老疾所宜京師中倦於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處待疾少間速令朕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聖明濫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疾比蒙聖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苟活至今皆陛下之賜也臣豈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多已亡沒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自來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若使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上問宰相曰丞相

良弼必欲歸鄉里朕以世襲猛安封其子符寶曷荅俾之侍行何如右丞相完顏守道曰不若以猛安授良弼使其子攝事上從之於是授胡論宋葛猛安給丞相俸廉良弼乃致仕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其後尚書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擬注差除未嘗苟與不當得者而薦舉往往得人粘割幹特刺移刺慥裴滿餘慶皆其所舉至于私門請託絕然無之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

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是歲薨
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監移刺慄同知西京留守王
佐爲勅葬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喪葬皆從官給追
封金源郡王命翰林侍制移刺履勒銘墓碑諡誠敏良
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出人意外表雖起寒素
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薦舉人材常
若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人交久而愈
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焉大定十五年
年圖像衍慶宮諡武定明昌五年配饗世宗廟廷
守道本名習尼列以祖谷神功擢應奉翰林文字皇統

九年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獻祁濱薊四州刺史世
宗幸中都過薊父老遮道請留再任平章政事移刺元
宜舉以自代於是遷昭毅大將軍授左諫議大夫內族
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陛下初卽位天下略定
邊警未息方大有爲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
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錄扈從將
士之勞欲行賞賚而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
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歛遽出如羣
望何寧出宮中所有無取於民遂從其言契丹叛遼東
猛安謀克在其境者或附從之朝議欲徙之內地守道

極陳其不可右副元帥謀衍將兵討賊不卽擊守道力
言於朝詔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往代之東方以平
大定二年宮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時已入夏頗妨民
力守道諫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右諫議大夫馳驛
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賑民饑守道籍大姓戶口限以
歲儲使盡輸其贏入官復給其直以是軍民皆足拜參
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懇辭世宗諭之曰乃祖勲在
王宗朕亦悉卿忠謹以是擢用無爲多讓時契丹餘黨
未附者尚衆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符往
安撫之給羣牧馬千疋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骨迭

聶合等內附民以寧息遷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
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
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
左丞石琚等議從其請帝意未決守道等以爲不可許
帝卒從之詳在紇石烈良弼傳中旣而遷右丞相監修
國史復遷左丞相授世襲謀克二十年修熙宗實錄成
帝因謂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爲隱見卿直
筆也尋請避賢路帝不許進拜太尉尚書令改授尚書
左丞相諭之曰丞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
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未幾復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勲

臣之後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來效竭忠勤朕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廩奪官帝階尋改兼太子太師特錄其子珪襲謀克充符寶祇候章宗爲原王詔習騎鞠守道諫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習武備耳自爲之則不可從朕之命庸何傷乎然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懇求致仕優詔許之特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卮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聞之震悼遣其弟點檢司判官蒲帶致祭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

百疋太常議諡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終始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學父臯補郡吏廉潔自持稱爲長者從魯王闍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闍母怒之及城破命臯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臯緩其事闍母讓之臯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臯之稽緩安敢逃罪闍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臯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臯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

人姓名于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臯主
鞫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
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琚
生七歲讀書過目卽成誦旣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
三年中進士第臯再調弘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
掎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一物無所與旣而守以賊敗
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復擢行臺禮部主
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三年以父喪去
官尋起復爲本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定二年擢爲
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禮度琚上疏六事大槩

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
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琚自員外郎至尚書未嘗
去吏部且十年典選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
法能縷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爲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
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材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爲右丞
蘇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詔共典其事給銀牌二十四
許從宜規畫上謂琚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雇直
毋使貪吏夤緣爲姦利以興民怨卿等勉力稱朕意焉
徒單合喜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丁
母憂尋起復進拜尚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繕有

司闢民居以廣大之費錢三十萬貫蔚州采地輩役數百千人琚奏之上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百姓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上問宰相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上曰宜盡心采擢之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

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爲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琚嘗請命太子習政事或譖之曰琚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以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政兼師保之任臣愚以爲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

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
祝版上問琚曰當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禮
卿等慎之無使後世譏誚熙宗尊諡太祖宇文虛中定
禮儀以常朝服行事當時朕雖童稚猶覺其非琚曰祭
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上謂琚曰女直人往往徑居
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卿嘗爲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
害極陳之上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采
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
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
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聞琚曰古亦有百

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薄
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
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
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
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卹但軍士討捕利
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同
寺僧苑智義與智究言蓮華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
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正應經文
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信
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

潛結姦黨議以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會徒
嶧山以應天時三字爲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嚮夜
使逆黨胡智愛等劫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擊敗之
會傳馘劉宣亦於陽穀東平上變皆伏誅連坐者四百
五十餘人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
廩祿以贍足之以問宰臣曰於前代何如琚對曰堯親
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將順多此類
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再不許參知
政事唐括安禮忤上意出爲橫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復
召琚對便殿從容進曰唐括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

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爲尚書右丞琚嘗舉室紹先
以爲右司員外郎紹先中風暴卒上甚惜之謂琚曰卿
之所舉也感歎者再三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刺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
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上以問宰相琚與右丞唐
括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
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
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
錄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
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官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

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
避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辭上曰朕知卿年老勉爲朕
留候一二年朕將思之上謂宰臣曰朕爲天子未嘗敢
專行獨斷每事徧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
與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
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詔以興孫爲閣
門祇候卽命駕歸鄉里久之世宗謂宰臣知人最爲難
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爲相時往往舉能其官
左丞移刺道參政粘割幹特刺舉右選頗得之朕常以
不能徧識人材爲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雖常有

言朕未敢輕信又曰近日刺史縣令多闕員當擇幹濟
者除之資級不到庸何傷又曰惟石琚最爲知人唐括
鼎爲定武軍節度使上謂鼎曰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
何如汝到官往視之顯宗亦思之因琚生日寄詩以見
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謚文憲泰和元年
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庭

唐括安禮本名幹魯古字子敬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
爲政大體貞元中累官臨海軍節度使入爲翰林侍讀
學士改濬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
召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爲民患卿雖

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母爲因仍察廉入第一等進階
榮祿大夫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
有獄空者皆賜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
餘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歷河間
尹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尚書右丞詔曰南路女直
戶頗有貧者漢戶租佃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不習
騎射不任軍旅凡成丁者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
沿邊安置其議以聞浹旬上問曰宰臣議山東猛安貧
戶如之何奏曰未也乃問安禮曰於卿意如何對曰猛
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卽日簽軍

恐妨農作上責安禮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倣漢人
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國家有
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
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邪非邪所謂一家
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卽位東京契丹漢
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
思念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
因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貧窮猛安人數事詔左司郎中
粘割斡特刺使書之百官集議于尚書省十七年詔遣
監察御史完顏覲古速行邊從行契丹押刺四人按刺

招得雅魯幹列阿自邊亡歸大石上聞之詔曰大石在
夏國西北昔窩幹爲亂契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
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
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
俗長久之策也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奧也吏
部郎中張滿餘慶翰林修撰移刺傑徙西北路契丹人
嘗預窩幹亂者上京濟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刺
子元爲西北路招討都監詔子元曰卿可省諭徙上京
濟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饒可以生殖與女直人相爲婚
姻亦汝等久安之計也卿與奧也同催發徙之仍遣猛

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羣牧相近脫
或有變卽便討滅俟其過嶺卿卽還鎮上已遣奧也子
元等謂宰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爲叛亂羣
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木魯古金吾衛
上將軍蒲都皆被害賽一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
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聖主溥愛
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善
惡惡所以爲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
哉他日上又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
相無所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

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倫奉職皆闕閱子孫朕所知識有資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廢者不至武義不得出職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在奉職上天下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對曰祖宗以來立此格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蒲察通同日拜上謂之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於政事宜及朕之康強凡女直猛安謀克當修舉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豈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

滯宰執不督責之何也安禮對曰案牘疑難者舊例給限上曰舊例是邪非邪今不究其事輒給以限邪參政移刺道曰臣在大理時未嘗有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滯事爲宰執而不能檢治何也道無以對而退上問宰臣曰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曰往來殊少上曰臺官當盡絕人事諫官記注官與聞議論亦不可與人游從安禮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絕也上曰職任如是何恤人之言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世襲謀克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錄太簡略對曰前代史皆成書有帝紀列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列傳

其詳自見于列傳也安禮嘗議科目言于上曰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爲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俱優者爲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議之上謂宰臣曰賞有功不可緩緩賞無以勸善安禮對曰古所謂賞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憂懼惟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擢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習顯無異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母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移刺道本名趙三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爲人寬厚有大志以篤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漢字皇統初補刑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再遷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遷戶部員外郎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畢沙河等三猛安屯戍幹盧速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年還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爲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道爲奴道受之至淮俟諸軍畢濟乃悉遣還大定二年復爲戶部郎中與梁鉞安撫山東招諭盜賊民或避盜避役者並令歸業不問罪名輕重皆

原之軍人不得並緣虜掠僕散忠義討窩幹道參謀幕府事賊平元帥府以俘獲生口分給官僚道悉縱遣之還京師入見既退世宗目送之曰此人有幹才可大用也遷翰林直學士兼修起居注頃之世宗曰道清廉有幹局翰林文雅之職不足以盡其才中都轉運繁劇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詔道送河北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敕上曰卿從討契丹不貪俘獲其志可嘉故命卿爲使卿其勉之是歲以廉升者磁州刺史完顏蒲速列爲北京副留守濰州刺史蒲察蒲查爲博州防禦使威州刺史完顏兀荅補爲磁州刺史治狀不

善下遷者登州刺史大磐爲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守高德基爲同知北京轉運使衛州防禦使完顏阿鄰爲陳州防禦使真定尹徒單拔改爲興平軍節度使安國軍節度使唐括重國爲彰化軍節度使仍具功過善惡宣諭毋受饋獻遷大理卿五年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軍器振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其賊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旣而阿思鉢鬻金事覺伏誅上曰箠楚之

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
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詔自今護衛親軍
百人長五十人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遷戶部尚書
上曰朕初卽位卿爲戶部員外郎聞卿孳孳爲善進卿
郎中果有可稱及貳京尹亦能善治戶部經治國用卿
其勉之道頓首謝改西北路招討使賜金帶故事招討
使到官諸部皆獻駝馬多至數百道皆却之數月皆復
貢職父喪去官起復參知政事初諸部有獄訟招討司
例遣胥吏按問往往爲姦利道請專設一官上嘉納之
招討司設勘事官自此始上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

獄輒經旬月何邪道奏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
五日杖刑三日土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此官吏之責
也嚴戒約以去其弊進尚書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於
家忠於朕通習法令政事雖踰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
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上曰河南統軍烏古論思
列爲人少戇凡邊事須與卿共議卿以朕意諭思列也
入拜平章政事道弟臨潼令幼阿補犯罪至死道待罪
于家皇太子生日宴于慶和殿上問道何故不在參知
政事粘割幹特刺奏曰其弟犯死刑據制不合入內上
曰此何傷也卽詔道起視事是時縣令多闕上以問宰

相道奏曰散官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錄事丞簿有清幹之譽者縣尉入優等者皆與縣令散官至五品無貪汙曠職之名者亦可與之俟縣令不闕卽如舊制二十三年罷爲咸平尹封莘國公上曰卿數年前嘗乞致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宜賜通犀帶明日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咸平自窩幹亂後民業尚未獲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二十四年薨上聞之悼惜良久是歲幸上京道過咸平遣使致祭賻贈有加詔圖像藏秘省擢其子八狗爲閣門祇候

光祖字仲禮幼名八狗以廕補閣門祇候調平晉令衛州都巡河內承奉押班累轉東上閣門使兼典客署令大安中改少府少監丁母憂起復儀鸞局使同知宣徽院使事秘書監右宣徽使興定二年十一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議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權任俾人自勸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焉語在九公傳三年轉左宣徽使五年卒贊曰良弼守道据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遙治朝佐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闕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

移刺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污隆也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卽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爲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請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且入主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金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爲金謀者至矣

金史卷八十八

訖之權具

知書至矣

金史卷八十八考證

訖石烈良弼傳納合椿年為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已

右用是為刑部尚書賜今名○

臣浩

按納合椿年傳

椿年薦大理丞訖石烈婁室海陵以婁室為右司員

外郎婁室後賜名良弼兩傳互異

伏腹妻室各異疏兩轉互異

替平蕙大少亦濟不原妻室並轉對以妻室為古同員

本用長為尚書與今各○至書林際合替平轉

辨不原夏漢轉際合替五為參旺煎事其是疏木出口

金史卷八十八考證

